

方法三：电话传真：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001-888-892-8757

退党传真：001-702-248-0599；

001-510-372-0176

方法四：公开张贴： 暂无上网渠道者可先将退党声明张贴到适当公共场所，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以后找机会上网。

提示：未开通国际直拨电话的大陆人士打退党电话电话时需用 IP 电话拨打（网通先拨 17969，电信先拨 17909，铁通先拨 17991），手机 IP 电话（“中国移动”先拨 17951，“联通”先拨 17911，小灵通先拨 17909）

\*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我也不交党费了。那都不算数。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您是说把一生、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所以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

突破网络封锁 了解真实世界

用海外邮箱给 d\_ip@earthlink.net 发一封空邮件，十分钟内即收到动态网当前网址，安全访问被封锁网站。注意：动态网近期网址 https 是加密网址，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请点“是”和“确认”，即可加密访问。

28

方法三：电话传真：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001-888-892-8757

退党传真：001-702-248-0599；

001-510-372-0176

方法四：公开张贴： 暂无上网渠道者可先将退党声明张贴到适当公共场所，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以后找机会上网。

提示：未开通国际直拨电话的大陆人士打退党电话电话时需用 IP 电话拨打（网通先拨 17969，电信先拨 17909，铁通先拨 17991），手机 IP 电话（“中国移动”先拨 17951，“联通”先拨 17911，小灵通先拨 17909）

\*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我也不交党费了。那都不算数。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您是说把一生、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所以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

突破网络封锁 了解真实世界

用海外邮箱给 d\_ip@earthlink.net 发一封空邮件，十分钟内即收到动态网当前网址，安全访问被封锁网站。注意：动态网近期网址 https 是加密网址，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请点“是”和“确认”，即可加密访问。

28

# 铁岭迫害真相



↑铁岭驻辟塔

## 第五期

# 铁岭迫害真相



↑铁岭驻辟塔

## 第五期

## 目 录

卷首一文.....	3
不听白衣老妇劝受伤害的又是谁	
迫害真相	
别再相信欺世的谎言.....	5
揭露中共对我的迫害.....	11
八年来我被中共恶党迫害的经历.....	15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27



婆罗花开，三千年一回；  
婆罗花开，三千年等待；  
圣王归来，婆罗花开，  
婆罗花开，圣王归来。  
红尘中的俗子，敬上一柱香，  
金色的袈裟，在洪钟下期待。  
三千年的婆罗花，向寻道人开，  
圣王的辉煌，正在向着人中来。

## 目 录

卷首一文.....	3
不听白衣老妇劝受伤害的又是谁	
迫害真相	
别再相信欺世的谎言.....	5
揭露中共对我的迫害.....	11
八年来我被中共恶党迫害的经历.....	15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27



婆罗花开，三千年一回；  
婆罗花开，三千年等待；  
圣王归来，婆罗花开，  
婆罗花开，圣王归来。  
红尘中的俗子，敬上一柱香，  
金色的袈裟，在洪钟下期待。  
三千年的婆罗花，向寻道人开，  
圣王的辉煌，正在向着人中来。

关入沈阳市看守所。看守所副大队长徐艳非常狠毒，对绝食的大法弟子进行野蛮灌食，还将玉米糊里倒进多半袋食盐（每袋一斤装）。恶警段国云教唆犯人打我，将我的头发薅了一地。在二零零五年四月我被非法判刑四年，在这期间被迫害的肾脏出了毛病，撒不出尿来。她们把我送进辽宁省监管医院。在监管医院她们给我下上道尿管一个月，致使我小便失禁。在这种情况下，她们还要把我送进大北监狱。由于管接收的警察休息，她们没有送成。回来后，我便绝食直到被迫害的奄奄一息，才被放回家。那时体重只有五十多斤，皮包骨，不能行走。

回家后也不得安宁，社区每天上我家骚扰。现在我已被迫害的流离失所。

##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方法一：网页投稿：**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加密代理登陆大纪元网站，打开退出共产党网页，在声明表格中填入声明内容，并提交发送。

签名网站：<http://tuidang.dajiyuan.com>

**方法二：电子邮件：**给下列大纪元的信箱之一发声明电子邮件：[news@epochtimes.com](mailto:news@epochtimes.com)

关入沈阳市看守所。看守所副大队长徐艳非常狠毒，对绝食的大法弟子进行野蛮灌食，还将玉米糊里倒进多半袋食盐（每袋一斤装）。恶警段国云教唆犯人打我，将我的头发薅了一地。在二零零五年四月我被非法判刑四年，在这期间被迫害的肾脏出了毛病，撒不出尿来。她们把我送进辽宁省监管医院。在监管医院她们给我下上道尿管一个月，致使我小便失禁。在这种情况下，她们还要把我送进大北监狱。由于管接收的警察休息，她们没有送成。回来后，我便绝食直到被迫害的奄奄一息，才被放回家。那时体重只有五十多斤，皮包骨，不能行走。

回家后也不得安宁，社区每天上我家骚扰。现在我已被迫害的流离失所。

##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方法一：网页投稿：**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加密代理登陆大纪元网站，打开退出共产党网页，在声明表格中填入声明内容，并提交发送。

签名网站：<http://tuidang.dajiyuan.com>

**方法二：电子邮件：**给下列大纪元的信箱之一发声明电子邮件：[news@epochtimes.com](mailto:news@epochtimes.com)



行威胁、恐吓，不准再炼功。否则，就对我客气。我不答应她的要求。就被她骗到一楼，铐在暖气管子上。嘴巴用抹布塞上，再用密封胶条封上。并用高压电棍电我。一会儿就把手电流血了，她还骂我缺德，因为血粘到电棍上了。她把密封胶条拿下，开始电我的嘴。嘴唇被电的肿的老高，几乎张不开。她又开始电我的脚心。她看没电倒我，就跟薛凤说：以前电脚心，一电就倒。今天怎么不灵了？一定是电不足了。薛凤就去又拿来二根，一试，不行，还没有这根电足呢，她就不再电了。她又拿来记录本，要做笔录，为将来迫害做准备。我不配合。她就把我又送进小号。那年的冬天非常冷，她们不让穿棉衣，还把门窗打开冻我们，还不让吃饱，每次只给一小块硬窝头、几条咸菜，也不给水喝。

她们不但对我这样残酷的迫害，对其她的法轮功学员也没有手软。她们采用冷冻、吊刑、电击、不让睡觉、体罚、强制把腿盘上等恶毒手段，残酷的迫害大法修炼者。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马三家教养院将我非法批捕并



行威胁、恐吓，不准再炼功。否则，就对我客气。我不答应她的要求。就被她骗到一楼，铐在暖气管子上。嘴巴用抹布塞上，再用密封胶条封上。并用高压电棍电我。一会儿就把手电流血了，她还骂我缺德，因为血粘到电棍上了。她把密封胶条拿下，开始电我的嘴。嘴唇被电的肿的老高，几乎张不开。她又开始电我的脚心。她看没电倒我，就跟薛凤说：以前电脚心，一电就倒。今天怎么不灵了？一定是电不足了。薛凤就去又拿来二根，一试，不行，还没有这根电足呢，她就不再电了。她又拿来记录本，要做笔录，为将来迫害做准备。我不配合。她就把我又送进小号。那年的冬天非常冷，她们不让穿棉衣，还把门窗打开冻我们，还不让吃饱，每次只给一小块硬窝头、几条咸菜，也不给水喝。

她们不但对我这样残酷的迫害，对其她的法轮功学员也没有手软。她们采用冷冻、吊刑、电击、不让睡觉、体罚、强制把腿盘上等恶毒手段，残酷的迫害大法修炼者。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马三家教养院将我非法批捕并



## 不听白衣老妇劝 受伤害的又是谁？

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惨案还是发生了：

零六年二月十七日，在菲律宾位于马尼拉东南约六百七十五公里的莱特省昆萨胡贡村惨遭泥石流吞埋，受灾村庄变成一个约九米深、四千米长和五百米宽的巨大泥潭，下面埋着全村三千多人的尸体，只有五十七名生还者。

在采访中，这五十七名生还者异口同声地告诉记者：在灾难发生前三天，有一个很神秘穿白衣的老妇人到村中村民相对聚集的两家杂货店和小学反反复复告诫村民：要发生山体滑坡，需立即撤离。但无人相信她的警告，三天后惨祸终于发生了。痛定思痛，我们应从这惨祸中吸取教训，以免在即将到来的劫难中重蹈覆辙。

人类要遇到劫难，这非是危言耸听，也非空穴来风。佛教中讲末法末劫，《圣经·启示录》讲最后的审判，古老民族留下的和历史上的预言都预示着人类将遇到大劫难。在这个大劫难面前人人都会面对一个能不能被

## 不听白衣老妇劝 受伤害的又是谁？

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惨案还是发生了：

零六年二月十七日，在菲律宾位于马尼拉东南约六百七十五公里的莱特省昆萨胡贡村惨遭泥石流吞埋，受灾村庄变成一个约九米深、四千米长和五百米宽的巨大泥潭，下面埋着全村三千多人的尸体，只有五十七名生还者。

在采访中，这五十七名生还者异口同声地告诉记者：在灾难发生前三天，有一个很神秘穿白衣的老妇人到村中村民相对聚集的两家杂货店和小学反反复复告诫村民：要发生山体滑坡，需立即撤离。但无人相信她的警告，三天后惨祸终于发生了。痛定思痛，我们应从这惨祸中吸取教训，以免在即将到来的劫难中重蹈覆辙。

人类要遇到劫难，这非是危言耸听，也非空穴来风。佛教中讲末法末劫，《圣经·启示录》讲最后的审判，古老民族留下的和历史上的预言都预示着人类将遇到大劫难。在这个大劫难面前人人都会面对一个能不能被

救的问题。谁在劫难中会被淘汰？首先就是带有共产邪灵印记（兽的印记）的人。

天要灭中共，那是因为共产邪灵恶事干绝；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天要灭中共，那些宣誓要为共产邪灵献出一切甚至生命的人，都在清除范围之内，包括参加过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所以才有“退党自救”、“退党保命”的说法。劝退就是在救人。

有人说：“我不相信这些”，相信或者不相信那都是每个人自己在选择未来。山村的人也对白衣老妇说过同样的话，有的还骂她“神经病”，可是最后受伤害的是谁呢！对劝人、救人的白衣老妇没有什么损失，对劝你退党的人也没有什么损失。那你对自己的生命是如何负责的呢？！知道真相后已经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两千多万勇士才是真正对自己生命负责的。

劝退的人，正象歌曲中所唱的一样：“**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你与红魔一同遭殃，天要灭这红魔，神叫我救度这一方。**”



弟子。那天来了很多警察，她们将会场围了起来。我不去开会，她们就将我连拖带拽，并把我的嘴巴塞上再用密封胶条缠上。在开会期间不断有大法弟子站出来说话。那些警察非常邪恶，将站出来说话的大法弟子踹倒在地上，连踢带打，拖进楼内双手反铐在暖气管子上，嘴巴用抹布塞上再用密封胶条缠上。

散会后，她们再一次把我送进小号。小号里有九个小屋，都住满了。都是那天站出来说话的，她们认为表现最不好的人。小号里有监视器和扩音器。扩音器从早到晚不停的播放骂师父和大法的录音。声音放到最大，震耳欲聋。每天上厕所三次变为二次，不让洗漱。一关就是三十天。脚肿的老大，皮都快崩开了，而且脚上的血管通红，踩在地上钻心的疼。小腿也红肿、发热。手和胳膊也都肿的象馒头一样。

### 残暴的“转化”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初，马三家教养院又开始新一轮的迫害——攻坚战。在攻坚战期间警察不准回家，吃住在教养院。十二月九日那天，恶警**王晓峰**把我叫去，对我进

救的问题。谁在劫难中会被淘汰？首先就是带有共产邪灵印记（兽的印记）的人。

天要灭中共，那是因为共产邪灵恶事干绝；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天要灭中共，那些宣誓要为共产邪灵献出一切甚至生命的人，都在清除范围之内，包括参加过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所以才有“退党自救”、“退党保命”的说法。劝退就是在救人。

有人说：“我不相信这些”，相信或者不相信那都是每个人自己在选择未来。山村的人也对白衣老妇说过同样的话，有的还骂她“神经病”，可是最后受伤害的是谁呢！对劝人、救人的白衣老妇没有什么损失，对劝你退党的人也没有什么损失。那你对自己的生命是如何负责的呢？！知道真相后已经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两千多万勇士才是真正对自己生命负责的。

劝退的人，正象歌曲中所唱的一样：“**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你与红魔一同遭殃，天要灭这红魔，神叫我救度这一方。**”



弟子。那天来了很多警察，她们将会场围了起来。我不去开会，她们就将我连拖带拽，并把我的嘴巴塞上再用密封胶条缠上。在开会期间不断有大法弟子站出来说话。那些警察非常邪恶，将站出来说话的大法弟子踹倒在地上，连踢带打，拖进楼内双手反铐在暖气管子上，嘴巴用抹布塞上再用密封胶条缠上。

散会后，她们再一次把我送进小号。小号里有九个小屋，都住满了。都是那天站出来说话的，她们认为表现最不好的人。小号里有监视器和扩音器。扩音器从早到晚不停的播放骂师父和大法的录音。声音放到最大，震耳欲聋。每天上厕所三次变为二次，不让洗漱。一关就是三十天。脚肿的老大，皮都快崩开了，而且脚上的血管通红，踩在地上钻心的疼。小腿也红肿、发热。手和胳膊也都肿的象馒头一样。

### 残暴的“转化”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初，马三家教养院又开始新一轮的迫害——攻坚战。在攻坚战期间警察不准回家，吃住在教养院。十二月九日那天，恶警**王晓峰**把我叫去，对我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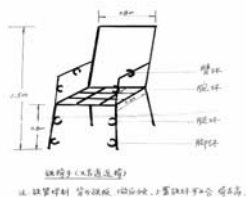


钢筋，把手、胳膊、腿和脚都固定在铁椅子上不能动。一天方便二次，憋不住就逼你往裤子里尿。

七天后王晓峰就把我拉回一楼继续折磨。因为我炼功，王晓峰就叫李青和小段把我反绑在床头。坐在地上的小塑料凳上（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离开，两年多的时间我没上床睡过觉）。由于长时间这样坐着，我的四肢都肿了起来。稍一活动就疼的厉害。

这屋里有位张云霞老人，六十多岁。恶徒也不放过。只要炼功，她们就这样迫害。有一位学员叫苏意文，她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腹胀，她们也这样虐待她。还有一位张春梅，由于长期被铐在暖气管上，也是这样坐着，她的手肿的象面包一样呈黑紫色，就连她的脸都肿了起来。还有一位学员叫孙进军，她们给她灌食的时候，用羹匙把牙撬开，把牙都撬活动了，再用木棒塞住，再灌玉米面糊。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马三家教养院开大会，将大法弟子李黎明、李冬青、宋彩虹非法批捕。以这种形式恐吓坚定的大法



白衣老妇劝人撤离时，村民们还有个搬家的麻烦和今后生活的问题，你说你退党又不费你任何力气，又不花费你的钱财，起个化名就退了，既安全、又保险，你到底还犹豫什么呢？



## 别再相信欺世的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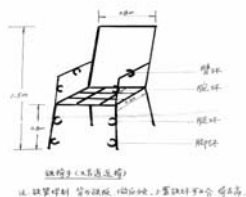
铁岭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当您一家人团团圆圆共享生活的幸福与快乐时；当您和祥的注视着孩子依偎在父母身边撒娇，享受着亲情母爱时；当你无微不至的照顾老人，膝前尽孝时……您可曾想到，就在您的身边有一个群体却无法享有这种正常人的天伦之乐。他们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至今仍身陷牢笼，饱受非人的折磨与摧残……他们有家不能回，不能照顾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生命中的大好时光被损耗在监狱、劳教所里，那就是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与坚定对“真、善、忍”宇宙大法的正信，而被江氏流氓集团灭绝人性的打压迫害，被非法关押、拘留、劳教、判刑，有的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盗卖……，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与摧残。然而佛法修炼是修慈悲的，善念支撑着他

钢筋，把手、胳膊、腿和脚都固定在铁椅子上不能动。一天方便二次，憋不住就逼你往裤子里尿。

七天后王晓峰就把我拉回一楼继续折磨。因为我炼功，王晓峰就叫李青和小段把我反绑在床头。坐在地上的小塑料凳上（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离开，两年多的时间我没上床睡过觉）。由于长时间这样坐着，我的四肢都肿了起来。稍一活动就疼的厉害。

这屋里有位张云霞老人，六十多岁。恶徒也不放过。只要炼功，她们就这样迫害。有一位学员叫苏意文，她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腹胀，她们也这样虐待她。还有一位张春梅，由于长期被铐在暖气管上，也是这样坐着，她的手肿的象面包一样呈黑紫色，就连她的脸都肿了起来。还有一位学员叫孙进军，她们给她灌食的时候，用羹匙把牙撬开，把牙都撬活动了，再用木棒塞住，再灌玉米面糊。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马三家教养院开大会，将大法弟子李黎明、李冬青、宋彩虹非法批捕。以这种形式恐吓坚定的大法



白衣老妇劝人撤离时，村民们还有个搬家的麻烦和今后生活的问题，你说你退党又不费你任何力气，又不花费你的钱财，起个化名就退了，既安全、又保险，你到底还犹豫什么呢？



## 别再相信欺世的谎言

铁岭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当您一家人团团圆圆共享生活的幸福与快乐时；当您和祥的注视着孩子依偎在父母身边撒娇，享受着亲情母爱时；当你无微不至的照顾老人，膝前尽孝时……您可曾想到，就在您的身边有一个群体却无法享有这种正常人的天伦之乐。他们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至今仍身陷牢笼，饱受非人的折磨与摧残……他们有家不能回，不能照顾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生命中的大好时光被损耗在监狱、劳教所里，那就是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与坚定对“真、善、忍”宇宙大法的正信，而被江氏流氓集团灭绝人性的打压迫害，被非法关押、拘留、劳教、判刑，有的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盗卖……，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与摧残。然而佛法修炼是修慈悲的，善念支撑着他

们，为使家乡父老认清恶党的真面目，他们无怨无悔的做着这一切，直到使世人明白真相、结束迫害。

我叫**魏艳华**，是铁岭县双井子乡人。因为信仰“真、善、忍”大法而于 2002 年 10 月被非法劳教三年，关押在沈阳市马三家教养院。同样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迫害。

我是 97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后，在看书的过程中，大法的法理解开了我许许多多人生中百思不解的心结，心里豁然开朗，有了一条人生的光明大道，心灵得到了净化，道德得到了升华。修炼中我自觉的时时处处按照大法要求的去做一个更好的人。从此，我的家庭变的和睦了，婆媳之间没有了隔阂，其乐融融，一家人亲身感受到了佛法修炼带来的福份美好。

可是好景不长，99 年 7.20 江氏为一己之私，以权代法，逆天道、违人意，非法“取缔”法轮功。所有新闻媒体违背职业道德，颠倒是非正邪，编造谎言抹黑法轮功，欺骗毒害民众，并煽动仇恨，为打压迫害制造借口。一时间全国笼罩在江党营造的弥天大谎及其淫威之下。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登记、抄家、抓捕、罚款。乡派出

力，当上大队长了。

有一天早上上操，我在屋里炼功，被一个四防看见，她叫来好几个恶人往外拽我，我高喊“法轮大法好！”他们把我拖到值班室仍在地上，一个邪悟者把他的袜子脱下来要塞进我的嘴里，我闭上嘴不让他塞，他就把我的鼻子掐住，不让我出气。不一会儿，王晓峰来了。他叫四防把我送进小号。小号里只有一个长条硬板凳，两手用手铐铐在板凳的两头，在板凳上坐着，一呆就是二十五天。

四月八日早上，我给学员经文，被坐班员**宫西玲**（音）看见，向恶警**薛凤**举报了我。我被拉到一楼，那里是专门折磨大法弟子的地方。在那里我被铐在暖气管子上站了三天三夜。他们还在屋里贴标语，谩骂师父和大法。我们几个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恶人李青和小段等人就用绸子把我们的嘴勒上，用尿臊被子盖在我们的头上，再用密封胶条缠上。

他们叫来于洪区公安分局的警察，把我们关进小号。这时小号里的长条板凳已经被大铁椅子所代替。这种大铁椅子是专门为折磨大法弟子设计的。上面焊了很多半圆型的

们，为使家乡父老认清恶党的真面目，他们无怨无悔的做着这一切，直到使世人明白真相、结束迫害。

我叫**魏艳华**，是铁岭县双井子乡人。因为信仰“真、善、忍”大法而于 2002 年 10 月被非法劳教三年，关押在沈阳市马三家教养院。同样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迫害。

我是 97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后，在看书的过程中，大法的法理解开了我许许多多人生中百思不解的心结，心里豁然开朗，有了一条人生的光明大道，心灵得到了净化，道德得到了升华。修炼中我自觉的时时处处按照大法要求的去做一个更好的人。从此，我的家庭变的和睦了，婆媳之间没有了隔阂，其乐融融，一家人亲身感受到了佛法修炼带来的福份美好。

可是好景不长，99 年 7.20 江氏为一己之私，以权代法，逆天道、违人意，非法“取缔”法轮功。所有新闻媒体违背职业道德，颠倒是非正邪，编造谎言抹黑法轮功，欺骗毒害民众，并煽动仇恨，为打压迫害制造借口。一时间全国笼罩在江党营造的弥天大谎及其淫威之下。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登记、抄家、抓捕、罚款。乡派出

力，当上大队长了。

有一天早上上操，我在屋里炼功，被一个四防看见，她叫来好几个恶人往外拽我，我高喊“法轮大法好！”他们把我拖到值班室仍在地上，一个邪悟者把他的袜子脱下来要塞进我的嘴里，我闭上嘴不让他塞，他就把我的鼻子掐住，不让我出气。不一会儿，王晓峰来了。他叫四防把我送进小号。小号里只有一个长条硬板凳，两手用手铐铐在板凳的两头，在板凳上坐着，一呆就是二十五天。

四月八日早上，我给学员经文，被坐班员**宫西玲**（音）看见，向恶警**薛凤**举报了我。我被拉到一楼，那里是专门折磨大法弟子的地方。在那里我被铐在暖气管子上站了三天三夜。他们还在屋里贴标语，谩骂师父和大法。我们几个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恶人李青和小段等人就用绸子把我们的嘴勒上，用尿臊被子盖在我们的头上，再用密封胶条缠上。

他们叫来于洪区公安分局的警察，把我们关进小号。这时小号里的长条板凳已经被大铁椅子所代替。这种大铁椅子是专门为折磨大法弟子设计的。上面焊了很多半圆型的



## 再次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

二零零二年一月我去发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被送进铁岭县公安局政保科，那个政保科有个长得象猫头鹰似的老头，他叫来年轻的男警察审我。我不配合，他就打我嘴巴，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那个老头就找来两个彪形大汉对我拳打脚踢。他们对我这样，我也没有害怕，依旧高喊“法轮大法好！”她们没有办法，就把我送到银州区公安分局政保科。

到了银州区公安分局政保科，我也不配合她们，恶警**刘戴英**和**杨东升**就把我铐在墙上，在我头上套上塑料袋，用书本打我，最后我也没有配合她们，他们就把我送进铁岭市看守所。有一天晚上我炼功，被值班警察看见就来打我，并且还要给我铐上铁链子定位。我和另外两位学员的共同抵制并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没有得逞，吓跑了。第二天，我们就绝食抗议她们的暴行。她们就对我们进行野蛮灌食、定位。

二零零二年三月，邪恶之徒非法判我劳教三年，再一次将我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又被关到恶警**王晓峰**所管辖的大队（一大队一分队）。因**王晓峰**迫害法轮功学员特别卖

22

所曾多次来人到我家骚扰。婆婆和孩子受到惊吓，到了晚上不敢睡觉，闭上眼睛就感觉听到了警车的叫声。

99年7月末的一天晚上，铁岭县政法委和双井子乡的党委书记**宋 X**及乡派出所所长**党富宽**等十多人闯进我家，抄家、翻书，并将我丈夫带走。当时由于孩子小，他们没把我也抓走。第二天向我家勒索了3000元钱，并且没有出任何票据凭证，才将我丈夫放回。此后他们一直监视着我们。

99年10月份，派出所所长**党富宽**、**郝指导员**带领**任长福**等人再次到我们村将我和我丈夫及其他几名大法弟子非法抓捕，到铁岭县公安局后，别人都被关进拘留所，当时姓彭的一个科长说我的孩子小，正是哺乳期，决定放我回家。然后任长福把我带回派出所。在郝指导员的指使下，让我交3000元钱。还威胁我说：“不同意拿钱就不放她回家。”我说：“没有钱！我家有几个月大的孩子等着我喂奶，你还是马上放我回家，不然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负全部责任。”他拍打着桌子色厉内荏的说：“最低拿2000。”我说：“2000也没有！”任长福看我没有害怕

7



## 再次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

二零零二年一月我去发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被送进铁岭县公安局政保科，那个政保科有个长得象猫头鹰似的老头，他叫来年轻的男警察审我。我不配合，他就打我嘴巴，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那个老头就找来两个彪形大汉对我拳打脚踢。他们对我这样，我也没有害怕，依旧高喊“法轮大法好！”她们没有办法，就把我送到银州区公安分局政保科。

到了银州区公安分局政保科，我也不配合她们，恶警**刘戴英**和**杨东升**就把我铐在墙上，在我头上套上塑料袋，用书本打我，最后我也没有配合她们，他们就把我送进铁岭市看守所。有一天晚上我炼功，被值班警察看见就来打我，并且还要给我铐上铁链子定位。我和另外两位学员的共同抵制并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没有得逞，吓跑了。第二天，我们就绝食抗议她们的暴行。她们就对我们进行野蛮灌食、定位。

二零零二年三月，邪恶之徒非法判我劳教三年，再一次将我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又被关到恶警**王晓峰**所管辖的大队（一大队一分队）。因**王晓峰**迫害法轮功学员特别卖

22

所曾多次来人到我家骚扰。婆婆和孩子受到惊吓，到了晚上不敢睡觉，闭上眼睛就感觉听到了警车的叫声。

99年7月末的一天晚上，铁岭县政法委和双井子乡的党委书记**宋 X**及乡派出所所长**党富宽**等十多人闯进我家，抄家、翻书，并将我丈夫带走。当时由于孩子小，他们没把我也抓走。第二天向我家勒索了3000元钱，并且没有出任何票据凭证，才将我丈夫放回。此后他们一直监视着我们。

99年10月份，派出所所长**党富宽**、**郝指导员**带领**任长福**等人再次到我们村将我和我丈夫及其他几名大法弟子非法抓捕，到铁岭县公安局后，别人都被关进拘留所，当时姓彭的一个科长说我的孩子小，正是哺乳期，决定放我回家。然后任长福把我带回派出所。在郝指导员的指使下，让我交3000元钱。还威胁我说：“不同意拿钱就不放她回家。”我说：“没有钱！我家有几个月大的孩子等着我喂奶，你还是马上放我回家，不然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负全部责任。”他拍打着桌子色厉内荏的说：“最低拿2000。”我说：“2000也没有！”任长福看我没有害怕

7



就软了下来，说：“要不拿 1000？500？”看着这些执法犯法敲诈勒索的警察，简直就是讨价还价的市侩一样，见利忘义，丧尽人性良知，不放过任何捞钱的机会。不顾廉耻，不惜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发民难财。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为他们感到可悲而又可怜。最后她们还是勒索 100 元钱后才放我回家。那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了。这次丈夫在拘留所被关押了 45 天，再次被勒索 2000 元钱后才将他放回家。

2002 年 5 月 1 日我和丈夫到市里打工。丈夫在凯隆房地产开车，我在超市上班。6、7 个警察又到我们住所察看，并指派超市保安（原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苏玉成）监视我的一言一行。2002 年 8 月 6 日，区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杨东升伙同孙立忠、刘代英等人直接上超市找我。并欺骗我说：“你丈夫在外面借了 3000 元钱，我们要钱来了！”我说：“我丈夫从来不背着我向别人借钱。”然后他们到我的住所乱翻一气，拿走床底下的 400 元钱，刘代英还把包里的几十元钱拿走了。他们把我带到区公安局由杨东升审问，后来他们为了引诱我丈夫把我放回。杨东升和刘代英还扬言说：“今天开了天恩了，没有打你，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九日，我又被送到马三家教养院，在恶警王晓峰作恶的三分队。一到三分队，恶警王晓峰就分派了几个恶人“转化”我，先灌输她们的歪理邪说，几天以后看我还没“转化”，她们就变脸了，开始罚我蹲着、倒立、不让睡觉。恶警王晓峰



还教唆恶人打我，她们罚我蹲着并把我围在中间，象“文化大革命”一样批斗，她们谩骂，把我推来搡去，她们越骂越激动，有一个叫王秀芝的恶人和一姓王的用书本猛抽

我的头和脸，当时就把我的嘴唇打破了，脸也打肿了，脑袋也打起了几个大包。

恶警、恶徒们还经常把大法弟子弄到教室或没人的地方殴打。她们把孙娟弄到旅店，把她踹倒在地，骑在她身上，抓起她的头使劲儿往地上撞；把王建华打的在外面打了一个星期的吊瓶，回来时她的脸还肿着，眼角发紫；王金兰是五十多岁的老人，恶徒们也不手软，经常体罚她，不让她睡觉。恶警经常播放诬蔑大法的录象强迫我们看。

我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九日被释放。

就软了下来，说：“要不拿 1000？500？”看着这些执法犯法敲诈勒索的警察，简直就是讨价还价的市侩一样，见利忘义，丧尽人性良知，不放过任何捞钱的机会。不顾廉耻，不惜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发民难财。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为他们感到可悲而又可怜。最后她们还是勒索 100 元钱后才放我回家。那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了。这次丈夫在拘留所被关押了 45 天，再次被勒索 2000 元钱后才将他放回家。

2002 年 5 月 1 日我和丈夫到市里打工。丈夫在凯隆房地产开车，我在超市上班。6、7 个警察又到我们住所察看，并指派超市保安（原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苏玉成）监视我的一言一行。2002 年 8 月 6 日，区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杨东升伙同孙立忠、刘代英等人直接上超市找我。并欺骗我说：“你丈夫在外面借了 3000 元钱，我们要钱来了！”我说：“我丈夫从来不背着我向别人借钱。”然后他们到我的住所乱翻一气，拿走床底下的 400 元钱，刘代英还把包里的几十元钱拿走了。他们把我带到区公安局由杨东升审问，后来他们为了引诱我丈夫把我放回。杨东升和刘代英还扬言说：“今天开了天恩了，没有打你，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九日，我又被送到马三家教养院，在恶警王晓峰作恶的三分队。一到三分队，恶警王晓峰就分派了几个恶人“转化”我，先灌输她们的歪理邪说，几天以后看我还没“转化”，她们就变脸了，开始罚我蹲着、倒立、不让睡觉。恶警王晓峰



还教唆恶人打我，她们罚我蹲着并把我围在中间，象“文化大革命”一样批斗，她们谩骂，把我推来搡去，她们越骂越激动，有一个叫王秀芝的恶人和一姓王的用书本猛抽

我的头和脸，当时就把我的嘴唇打破了，脸也打肿了，脑袋也打起了几个大包。

恶警、恶徒们还经常把大法弟子弄到教室或没人的地方殴打。她们把孙娟弄到旅店，把她踹倒在地，骑在她身上，抓起她的头使劲儿往地上撞；把王建华打的在外面打了一个星期的吊瓶，回来时她的脸还肿着，眼角发紫；王金兰是五十多岁的老人，恶徒们也不手软，经常体罚她，不让她睡觉。恶警经常播放诬蔑大法的录象强迫我们看。

我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九日被释放。



把我带去的经文没收。强制的把我的头发剪成齐耳短发。他们对坚持炼功的大法弟子采用体罚、冷冻、电击、不让睡觉等恶毒手段迫害。

二零零零年一月三十日，我又被转到辽阳教养院。辽阳教养院更是邪恶，不但搜身，还把被子里的棉花、枕头里的稻壳都倒出来。恶警把大法书籍都没收了。因为我没把书交出来，**姓尹**的副大队长打了我一顿大嘴巴。

接下来就是每天没日没夜的干活，把我们当成赚钱的工具。每天要干二十个小时的活。干不完定额就不让睡觉。为了达到不让我们炼功的目的，节假日都得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还要经常出外役：挖树坑、平地、拆水泥袋子等，出外役回来也不让睡觉，还得干手工活，到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身体不好也不照顾，也得干到后半夜。

有一次她们放诬蔑大法的录象，我不看。恶警**霍艳**就把我叫出去打了一顿，关进小号。让你整天双手抱膝坐着，不许动。当时正是夏天，把屁股都坐烂了，流着脓血把裤衩都粘上了，上一次厕所就要揭一次血痂。也不给吃饱饭，每次只给一小块包米面饼子和几口包米面粥。每天都播放诬蔑大法的录音。

还放你回家。”的确，他们说的是真话。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的独白充份暴露了他们自己“人民公安”的“本色”。

回家后，我和丈夫被迫流离失所。过上了有家不能回的漂泊生活，扔下年迈的婆婆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了经济来源。抚养孩子和照顾老人的担子落在了小姑子和亲戚们的肩上。

2002年10月9日，**杨东升、孙立忠**等十多名警察包围了我们的住所，带走了我和丈夫及另外两名大法弟子，把我们送进铁岭市看守所，并强迫我们干活。我开始绝食反迫害，在一**姓陶**的政委的指使下他们给我上刑。带大约二十多斤重的脖掐子，锁一个大铁锁，戴手铐、脚镣子，固定在地板的铁环上。头离地只有10公分，抬不起头来，也坐不起来，只能佝偻着身子，24小时不能动。大小便都是学员帮助端便盆。绝食期间，他们还给我灌食进行迫害，残忍至极的狱医**钱大棚**每次灌食都拿胶皮管使劲往胃里插。还命令在押人员，不让灌就动手打，她们拽着我的头发往地板上磕，往脸上打，



把我带去的经文没收。强制的把我的头发剪成齐耳短发。他们对坚持炼功的大法弟子采用体罚、冷冻、电击、不让睡觉等恶毒手段迫害。

二零零零年一月三十日，我又被转到辽阳教养院。辽阳教养院更是邪恶，不但搜身，还把被子里的棉花、枕头里的稻壳都倒出来。恶警把大法书籍都没收了。因为我没把书交出来，**姓尹**的副大队长打了我一顿大嘴巴。

接下来就是每天没日没夜的干活，把我们当成赚钱的工具。每天要干二十个小时的活。干不完定额就不让睡觉。为了达到不让我们炼功的目的，节假日都得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还要经常出外役：挖树坑、平地、拆水泥袋子等，出外役回来也不让睡觉，还得干手工活，到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身体不好也不照顾，也得干到后半夜。

有一次她们放诬蔑大法的录象，我不看。恶警**霍艳**就把我叫出去打了一顿，关进小号。让你整天双手抱膝坐着，不许动。当时正是夏天，把屁股都坐烂了，流着脓血把裤衩都粘上了，上一次厕所就要揭一次血痂。也不给吃饱饭，每次只给一小块包米面饼子和几口包米面粥。每天都播放诬蔑大法的录音。

还放你回家。”的确，他们说的是真话。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的独白充份暴露了他们自己“人民公安”的“本色”。

回家后，我和丈夫被迫流离失所。过上了有家不能回的漂泊生活，扔下年迈的婆婆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了经济来源。抚养孩子和照顾老人的担子落在了小姑子和亲戚们的肩上。

2002年10月9日，**杨东升、孙立忠**等十多名警察包围了我们的住所，带走了我和丈夫及另外两名大法弟子，把我们送进铁岭市看守所，并强迫我们干活。我开始绝食反迫害，在一**姓陶**的政委的指使下他们给我上刑。带大约二十多斤重的脖掐子，锁一个大铁锁，戴手铐、脚镣子，固定在地板的铁环上。头离地只有10公分，抬不起头来，也坐不起来，只能佝偻着身子，24小时不能动。大小便都是学员帮助端便盆。绝食期间，他们还给我灌食进行迫害，残忍至极的狱医**钱大棚**每次灌食都拿胶皮管使劲往胃里插。还命令在押人员，不让灌就动手打，她们拽着我的头发往地板上磕，往脸上打，



灌食时还往里面放大量的药物。灌完后嘴里吐出来的都是血。后来钱大棚干脆把胶皮管留在胃和食道里。由于戴着脖掐子，再加上鼻子里有灌食的胶皮管，嗓子里堵满灌食后出的血和痰，使我根本透不过气来。

我绝食 22 天后，被送进沈阳马三家子教养院。她们 24 小时不让睡觉，罚蹲，罚站，还让犹太围攻我，说些污蔑大法、颠倒是非的话。她们把不转化的学员关进冰冷的小号里，不给被褥，不让穿棉衣。沈阳的高亚贤曾多次被送进小号，戴大头人。后来被冻的全身浮肿，失去知觉，才被放回……由于拙于言词，不擅于写什么，我这里写出的只是一小部份受迫害的情况，我们这些善良的修炼人真正遭受的痛苦实在太多太多……

亲爱的家乡父老，看过我们这些为信仰而遭受的迫害，愿您能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跳出中共谎言的陷阱，别再相信她们欺世的谎言，退出其一切组织，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历史上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是因为对基督徒的迫害遭到大瘟疫的惩治而覆灭。希望人们能从历史的教训中引以为戒，再看当今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其覆灭的结局也是必然。世人清醒的想想吧，别成为她的

指麻木，半年以后才好。看守所对绝食的大法弟子强行灌食。对要求学法、炼功的大法弟子进行殴打、体罚、不让睡觉、戴刑具。

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我被遣送回铁岭，关押在铁岭看守所。在看守所里不准学法、炼功。谁要炼功，就要受到处罚。有一天晚上，我和张艳值班，她在地上炼动功，我坐在板床上炼静功。刚炼不一会儿，那个姓岳的号长就起来了，抓住张艳的头使劲儿往墙上撞，打的张艳鼻青脸肿，头晕目眩。打完张艳，又过来打我。她一脚把我踹到地上，拿硬塑料底的拖鞋猛抽我的太阳穴。把我打的眼前一阵阵发黑。打累了才算罢手。第二天大队长柳忠臣来到号里，他体罚我们六个大法学员面墙直跪，用皮带抽我们。还用电棍电我的脚心。当时我们六个中有一位年近六十岁的老人，他也不放过。还把张艳定位了（就是一种刑具，一头是很粗的铁环套在脖子上，另一头是铁链子用锁头锁在板床的铁环上），脑袋抬不起来，每天只能躺着。

### 三个劳教所的邪恶迫害

九九年十二月初，我收到被非法教养一年的通知，和另外两位学员一起被劫持到铁岭教养院。一到铁岭教养院，首先是搜身，

灌食时还往里面放大量的药物。灌完后嘴里吐出来的都是血。后来钱大棚干脆把胶皮管留在胃和食道里。由于戴着脖掐子，再加上鼻子里有灌食的胶皮管，嗓子里堵满灌食后出的血和痰，使我根本透不过气来。

我绝食 22 天后，被送进沈阳马三家子教养院。她们 24 小时不让睡觉，罚蹲，罚站，还让犹太围攻我，说些污蔑大法、颠倒是非的话。她们把不转化的学员关进冰冷的小号里，不给被褥，不让穿棉衣。沈阳的高亚贤曾多次被送进小号，戴大头人。后来被冻的全身浮肿，失去知觉，才被放回……由于拙于言词，不擅于写什么，我这里写出的只是一小部份受迫害的情况，我们这些善良的修炼人真正遭受的痛苦实在太多太多……

亲爱的家乡父老，看过我们这些为信仰而遭受的迫害，愿您能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跳出中共谎言的陷阱，别再相信她们欺世的谎言，退出其一切组织，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历史上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是因为对基督徒的迫害遭到大瘟疫的惩治而覆灭。希望人们能从历史的教训中引以为戒，再看当今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其覆灭的结局也是必然。世人清醒的想想吧，别成为她的

指麻木，半年以后才好。看守所对绝食的大法弟子强行灌食。对要求学法、炼功的大法弟子进行殴打、体罚、不让睡觉、戴刑具。

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我被遣送回铁岭，关押在铁岭看守所。在看守所里不准学法、炼功。谁要炼功，就要受到处罚。有一天晚上，我和张艳值班，她在地上炼动功，我坐在板床上炼静功。刚炼不一会儿，那个姓岳的号长就起来了，抓住张艳的头使劲儿往墙上撞，打的张艳鼻青脸肿，头晕目眩。打完张艳，又过来打我。她一脚把我踹到地上，拿硬塑料底的拖鞋猛抽我的太阳穴。把我打的眼前一阵阵发黑。打累了才算罢手。第二天大队长柳忠臣来到号里，他体罚我们六个大法学员面墙直跪，用皮带抽我们。还用电棍电我的脚心。当时我们六个中有一位年近六十岁的老人，他也不放过。还把张艳定位了（就是一种刑具，一头是很粗的铁环套在脖子上，另一头是铁链子用锁头锁在板床的铁环上），脑袋抬不起来，每天只能躺着。

### 三个劳教所的邪恶迫害

九九年十二月初，我收到被非法教养一年的通知，和另外两位学员一起被劫持到铁岭教养院。一到铁岭教养院，首先是搜身，



被送进北京西城看守所。一进看守所，就被逼脱光衣服，从里到外搜查。然后再把衣服上的是金属装饰物剪掉。好好的衣服都给剪坏了，裤腰带被没收，只好用手拽着裤子。关入牢房还要被搜查一遍。牢房有号长。逼人背监规，背不会，不让睡觉。有一次出去摁手印，那个男恶警让我们双手抱头蹲着。我和同修说了一句话，就把我狠狠的打了一顿。有一位五十多岁大法弟子要求炼功，那个姓周的女恶警说：你一头撞在铁门上不死，我就让你炼功。后来我们十一个大法弟子集体罢工，一起炼功。看守所的所长把我们骗到放风场，说让我们在那炼功。北京十一月份的天气很冷，我们每个人穿的衣服都很单薄，脚上穿的塑料底的布鞋。不一会儿，那个所长就拿来一堆手铐，把我们一个个铐上。先是在前面铐，不一会儿，又把双手铐到后面。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看我们没有求饶，觉的不够狠，就强制让我们背铐。就是一只手从肩头放到后背，另一只手从后背上举，用手铐连上。那恶警给我们铐了三、四个小时。拿下手铐时，双手已经没有血色，右手大拇



被送进北京西城看守所。一进看守所，就被逼脱光衣服，从里到外搜查。然后再把衣服上的是金属装饰物剪掉。好好的衣服都给剪坏了，裤腰带被没收，只好用手拽着裤子。关入牢房还要被搜查一遍。牢房有号长。逼人背监规，背不会，不让睡觉。有一次出去摁手印，那个男恶警让我们双手抱头蹲着。我和同修说了一句话，就把我狠狠的打了一顿。有一位五十多岁大法弟子要求炼功，那个姓周的女恶警说：你一头撞在铁门上不死，我就让你炼功。后来我们十一个大法弟子集体罢工，一起炼功。看守所的所长把我们骗到放风场，说让我们在那炼功。北京十一月份的天气很冷，我们每个人穿的衣服都很单薄，脚上穿的塑料底的布鞋。不一会儿，那个所长就拿来一堆手铐，把我们一个个铐上。先是在前面铐，不一会儿，又把双手铐到后面。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看我们没有求饶，觉的不够狠，就强制让我们背铐。就是一只手从肩头放到后背，另一只手从后背上举，用手铐连上。那恶警给我们铐了三、四个小时。拿下手铐时，双手已经没有血色，右手大拇



陪葬品。



## 揭露中共对我的迫害

我叫董钦宇，家住铁岭县大甸子镇，于1997年10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在修炼前，因自己饮食无规律患有胃溃疡，经常泛酸，饮食不及时即会感到胃部不适。而且我腰部患有风湿，经常酸痛，每遇阴天症状加重。这两种疾病虽经多种药物调治，均有所缓解，但收效都不大，得不到根除。修炼法轮功不久，这两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我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但是我却不是因病走上修炼道路的，我通过读法轮功书看到书中所述为真正的天法，我为书中阐述的法理而折服，从而走上修炼道路的。



法轮功要求人按“真、善、忍”法理为指导修炼，在家庭中要尊老爱幼，邻里间要谦让别人，在社会中扶老携幼，诸恶不做，诸善奉行，拾金不昧。法轮功还要求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修炼人要做好

陪葬品。



## 揭露中共对我的迫害

我叫董钦宇，家住铁岭县大甸子镇，于1997年10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在修炼前，因自己饮食无规律患有胃溃疡，经常泛酸，饮食不及时即会感到胃部不适。而且我腰部患有风湿，经常酸痛，每遇阴天症状加重。这两种疾病虽经多种药物调治，均有所缓解，但收效都不大，得不到根除。修炼法轮功不久，这两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我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但是我却不是因病走上修炼道路的，我通过读法轮功书看到书中所述为真正的天法，我为书中阐述的法理而折服，从而走上修炼道路的。



法轮功要求人按“真、善、忍”法理为指导修炼，在家庭中要尊老爱幼，邻里间要谦让别人，在社会中扶老携幼，诸恶不做，诸善奉行，拾金不昧。法轮功还要求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修炼人要做好

本职工作，遵纪守法。除做好本职工作以外，修炼人不得以大法的名义参与政治，真心修炼才能达到祛病健身，可见法轮功是真正的好功法。

然而这样的好功法却遭到中共的迫害。1999年7.20中共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当时我和弟弟董钦飞因去北京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被非法拘留。在铁岭县公安局，我因坚持说法轮功好被原政保科科长苏玉成狠狠的打一嘴巴，而且还被不知名的恶警用皮管子抽打。原大甸子镇派出所所长金永阁见我还说法轮功好重重的给了我一记耳光。那一次我和弟弟均被非法罚款1500元，我的手机被非法没收。从拘留所回到家后，看到电视对法轮功的报导都是在造假，所宣扬的东西都是利用人们不了解而肆意歪曲，有背于法轮功功理。那时我在想，这样好的功法横遭诋毁，在不公待遇下得让人讲述实情，这是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我认为上访没有错。不久我和弟弟再次去北京上访。然而我们和其他一些法轮功学员被强行遣送回来。关押在铁岭县拘留所，我再次遭恶警苏玉成毒打。耳朵被打的嗡嗡作响，耳鸣持续半年之久。那一次我和弟弟都被非法教养。

一到收容所，首先强迫搜身。如果身上有钱，就强迫你买东西。之后我被拉到一个院里，一进院，看见院中央蹲着好多人，一排一排的，双手抱头在地上蹲着。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快到所谓的十一了，恶党是坏事做尽，怕人们表达不满，所以每年十一前夕都要把居住在北京的外地人遣送回当地。而且还下达任务，每个警察一天要抓五十人，达不到就扣发奖金。警察为了得到奖金，不择手段，为了凑数什么人都抓。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说：她在北京是卖早点的，警察把她的摊子给推翻了，把她和她丈夫都抓来了。还有一个妇女说：她在市场卖菜，就给抓来了。还有去北京看病的、旅行结婚的都给抓来了。她们白天在院里蹲着，警察叫犯人看着，谁乱动、不听话，就遭到犯人的殴打。到了晚上，警察象装饺子一样，把她们一个挨一个坐着，挤的满满的遣送回家。邪党的恶警对老百姓这么恶毒，对不报名的大法弟子，恶警更是残酷迫害：对她们进行体罚、殴打、电击、不让睡觉。三天后我被遣送回铁岭，又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关押在铁岭市看守所遭受迫害。

九九年十月，我再一次进京上访，这回

本职工作，遵纪守法。除做好本职工作以外，修炼人不得以大法的名义参与政治，真心修炼才能达到祛病健身，可见法轮功是真正的好功法。

然而这样的好功法却遭到中共的迫害。1999年7.20中共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当时我和弟弟董钦飞因去北京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被非法拘留。在铁岭县公安局，我因坚持说法轮功好被原政保科科长苏玉成狠狠的打一嘴巴，而且还被不知名的恶警用皮管子抽打。原大甸子镇派出所所长金永阁见我还说法轮功好重重的给了我一记耳光。那一次我和弟弟均被非法罚款1500元，我的手机被非法没收。从拘留所回到家后，看到电视对法轮功的报导都是在造假，所宣扬的东西都是利用人们不了解而肆意歪曲，有背于法轮功功理。那时我在想，这样好的功法横遭诋毁，在不公待遇下得让人讲述实情，这是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我认为上访没有错。不久我和弟弟再次去北京上访。然而我们和其他一些法轮功学员被强行遣送回来。关押在铁岭县拘留所，我再次遭恶警苏玉成毒打。耳朵被打的嗡嗡作响，耳鸣持续半年之久。那一次我和弟弟都被非法教养。

一到收容所，首先强迫搜身。如果身上有钱，就强迫你买东西。之后我被拉到一个院里，一进院，看见院中央蹲着好多人，一排一排的，双手抱头在地上蹲着。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快到所谓的十一了，恶党是坏事做尽，怕人们表达不满，所以每年十一前夕都要把居住在北京的外地人遣送回当地。而且还下达任务，每个警察一天要抓五十人，达不到就扣发奖金。警察为了得到奖金，不择手段，为了凑数什么人都抓。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说：她在北京是卖早点的，警察把她的摊子给推翻了，把她和她丈夫都抓来了。还有一个妇女说：她在市场卖菜，就给抓来了。还有去北京看病的、旅行结婚的都给抓来了。她们白天在院里蹲着，警察叫犯人看着，谁乱动、不听话，就遭到犯人的殴打。到了晚上，警察象装饺子一样，把她们一个挨一个坐着，挤的满满的遣送回家。邪党的恶警对老百姓这么恶毒，对不报名的大法弟子，恶警更是残酷迫害：对她们进行体罚、殴打、电击、不让睡觉。三天后我被遣送回铁岭，又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关押在铁岭市看守所遭受迫害。

九九年十月，我再一次进京上访，这回



来说，是很漫长的。往事不堪回首，但是回忆起来又历历在目。

### 九九年三次进京上访被迫害

那是在九九年六月，由于当地公安、特务的不断骚扰，使我不能安心学法炼功，便决定进京上访。

到北京以后，因为时间还早，我就在中山公园休息。不一会儿，走过来几个武警，不由分说就把我强制的推上面包车，送到北京武警总队，进屋一看里面还关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他们用绳子画地为牢，不准乱动，否则就会招来谩骂和殴打。有一个队长骂骂咧咧的说：你们谁还有经文，赶快交出来！不然的话，一会儿搜出来，对你们不客气。警察又把我们一个个叫去登记。然后用大客车送到一个体育馆。

一下车就看到由警察和记者组成的队伍排成两行，我们在中间走过，摄像机和照相机不断的闪烁。进到体育馆里警察让我们坐在地上，楼上楼下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看管。一直到晚上七点多才被当地的驻京办事处的警察接走。连夜就遣送回铁岭。

在九九年九月我又一次进京上访，被府右街派出所抓去三天，又被送往昌平收容所。

在铁岭市教养院一大队，我每天都被迫参加超体力劳动。2000年春天，教养院要考试，一大队管教强迫被非法关押在一大队的法轮功学员做污蔑法轮功的答题，由于我们都认为法轮功于国于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因此不从。结果一大队长**苗占宝**，副大队长**曹慧**，还有内勤**王选军**用电棍电击我们。其中有一个叫**尹学兵**的青年，本来是长的很帅的未婚青年，脸部被电击后出现好几处大紫泡，脸上留下黑斑好长时间才褪去。还有二分队队长**李晓辉**，在一次劳动现场，因超体力劳动，我没能按时完成他们强加的劳动任务，动手打我的嘴巴，当时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却遭到中共如此严重的摧残。后来我因坚持信仰被转到二大队继续迫害。在二大队，恶警**马佳**对法轮功学员更是凶残，在非法强加的超体力劳动下，对完不成任务的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再就是用电棍一顿电击，还指使管事劳教人员折磨法轮功学员。



2002年，我因挂讲法轮功真相的小喇叭被银州区公安局**孙立忠**、**杨东升**、**刘代英**非法绑架，在被绑架的当天晚上，银

来说，是很漫长的。往事不堪回首，但是回忆起来又历历在目。

### 九九年三次进京上访被迫害

那是在九九年六月，由于当地公安、特务的不断骚扰，使我不能安心学法炼功，便决定进京上访。

到北京以后，因为时间还早，我就在中山公园休息。不一会儿，走过来几个武警，不由分说就把我强制的推上面包车，送到北京武警总队，进屋一看里面还关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他们用绳子画地为牢，不准乱动，否则就会招来谩骂和殴打。有一个队长骂骂咧咧的说：你们谁还有经文，赶快交出来！不然的话，一会儿搜出来，对你们不客气。警察又把我们一个个叫去登记。然后用大客车送到一个体育馆。

一下车就看到由警察和记者组成的队伍排成两行，我们在中间走过，摄像机和照相机不断的闪烁。进到体育馆里警察让我们坐在地上，楼上楼下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看管。一直到晚上七点多才被当地的驻京办事处的警察接走。连夜就遣送回铁岭。

在九九年九月我又一次进京上访，被府右街派出所抓去三天，又被送往昌平收容所。

在铁岭市教养院一大队，我每天都被迫参加超体力劳动。2000年春天，教养院要考试，一大队管教强迫被非法关押在一大队的法轮功学员做污蔑法轮功的答题，由于我们都认为法轮功于国于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因此不从。结果一大队长**苗占宝**，副大队长**曹慧**，还有内勤**王选军**用电棍电击我们。其中有一个叫**尹学兵**的青年，本来是长的很帅的未婚青年，脸部被电击后出现好几处大紫泡，脸上留下黑斑好长时间才褪去。还有二分队队长**李晓辉**，在一次劳动现场，因超体力劳动，我没能按时完成他们强加的劳动任务，动手打我的嘴巴，当时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却遭到中共如此严重的摧残。后来我因坚持信仰被转到二大队继续迫害。在二大队，恶警**马佳**对法轮功学员更是凶残，在非法强加的超体力劳动下，对完不成任务的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再就是用电棍一顿电击，还指使管事劳教人员折磨法轮功学员。



2002年，我因挂讲法轮功真相的小喇叭被银州区公安局**孙立忠**、**杨东升**、**刘代英**非法绑架，在被绑架的当天晚上，银

州区公安局副局长王昊为强迫我讲出挂小喇叭的经过，将我身体吊起十多分钟，手腕被手铐勒的疼痛半年之久。在铁岭市看守所，由于我坚持认为炼法轮功没有错，我不是犯人，因此不按他们的要求背诵监规，结果被送进小号，并被戴上脚镣和脖掐，每天只给很少很少的食物，达八天之久，后将我转到刑拘号，脖掐虽然摘去，但脚镣却带了五十来天。在刑拘号，恶警徐林因我不背监规，用鞭子狠狠抽打我，对我进行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伤害，那时我被非法判刑三年。

以上向大家讲述了多年来因炼法轮功遭受的迫害，意在告诉人们就在我们身边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真实存在的。

中共之所以迫害法轮功，是因为江泽民妒嫉炼法轮功人数多，发展过快，短短几年时间全国发展到一亿人学炼，江泽民认为法轮功和共产党争夺群众了，所以江与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实质上法轮功只是让人按“真、善、忍”的要求修真向善，法轮功不参与政治，没有任何政治诉求，没有任何政治图谋，所以法轮功不存在与人争夺群众的问题。而且修炼法轮功人数越多，对国家对社会越



有利。法轮功学员之所以向人讲清真相，告诉人退出中共党团组织，是因为中共建政以来不断镇压各种信仰，不断搞各种运动，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要遭神灭的。加入过党团队组织者将被视为中共的一份子也将被淘汰。法轮功认为人是最珍贵的，是万物之灵。法轮功学员出于慈悲善心，出于对生命的珍惜，不是搞政治，更不是要共产党的权力。迫害法轮功的首要人物江泽民、罗干现已被世界多国法轮功学员指控犯有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在多国被起诉。我们都知道反人类罪为全人类一切正义所不容，等待他的定是天理恶报与法律的严惩。希望人们谁也不要听信中共对法轮功的反面宣传。

呼唤良知正义



停止迫害

## 八年来我被中共恶党迫害的经历

铁岭大法弟子：胡英

八年对于一个幸福的人来说，是很短暂的。对于一个在痛苦中、在魔难中煎熬的人

州区公安局副局长王昊为强迫我讲出挂小喇叭的经过，将我身体吊起十多分钟，手腕被手铐勒的疼痛半年之久。在铁岭市看守所，由于我坚持认为炼法轮功没有错，我不是犯人，因此不按他们的要求背诵监规，结果被送进小号，并被戴上脚镣和脖掐，每天只给很少很少的食物，达八天之久，后将我转到刑拘号，脖掐虽然摘去，但脚镣却带了五十来天。在刑拘号，恶警徐林因我不背监规，用鞭子狠狠抽打我，对我进行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伤害，那时我被非法判刑三年。

以上向大家讲述了多年来因炼法轮功遭受的迫害，意在告诉人们就在我们身边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真实存在的。

中共之所以迫害法轮功，是因为江泽民妒嫉炼法轮功人数多，发展过快，短短几年时间全国发展到一亿人学炼，江泽民认为法轮功和共产党争夺群众了，所以江与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实质上法轮功只是让人按“真、善、忍”的要求修真向善，法轮功不参与政治，没有任何政治诉求，没有任何政治图谋，所以法轮功不存在与人争夺群众的问题。而且修炼法轮功人数越多，对国家对社会越



有利。法轮功学员之所以向人讲清真相，告诉人退出中共党团组织，是因为中共建政以来不断镇压各种信仰，不断搞各种运动，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要遭神灭的。加入过党团队组织者将被视为中共的一份子也将被淘汰。法轮功认为人是最珍贵的，是万物之灵。法轮功学员出于慈悲善心，出于对生命的珍惜，不是搞政治，更不是要共产党的权力。迫害法轮功的首要人物江泽民、罗干现已被世界多国法轮功学员指控犯有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在多国被起诉。我们都知道反人类罪为全人类一切正义所不容，等待他的定是天理恶报与法律的严惩。希望人们谁也不要听信中共对法轮功的反面宣传。

呼唤良知正义



停止迫害

## 八年来我被中共恶党迫害的经历

铁岭大法弟子：胡英

八年对于一个幸福的人来说，是很短暂的。对于一个在痛苦中、在魔难中煎熬的人